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八〇九號 （今日一張 售二千元）

京滬郵政第〇三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四號

發行人 匯開莫 時代書報社出版

營業部 上海斜橋弄六號 電話三五一一七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外長會議面臨難關 蘇京電台發表評論

〔聯合社倫敦十三日電〕美蘇兩國對歐洲作毫不容情之經濟競爭，已爲勢所必至，英法兩國則惟美國馬歇爾之馬首是瞻。爲結束此陷入僵局之外長會議；四外長原定今日開會，因昨夜會發生激烈爭辯，故由英國建議延期至下星期一，俾能平心靜氣。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昨曾猛烈攻擊西方各國，今日午刻與馬歇爾同在美國駐英大使陶格拉斯寓中進餐。據權威方面稱：此次午餐於本星期初早經約定，純係交際性質，並未討論有關會議事件。法英美三國代表多數認爲倫敦會議之僵局已成絕望。但據英法兩國方面稱：此事於歐洲輿情有關，故願繼續進行，彼此均在國家馬歇爾採取結束會議之任何行動。

〔合衆社倫敦十三日電〕馬歇爾將軍十三日決定在星期一日以前，對於是否打開外長會議僵局問題保留最後決定，馬歇爾之決定係與莫洛托夫共餐後所作者。據可靠方面消息：馬歇爾業已決定，如蘇聯拒絕同德國應賠償「百億元」之要求，則美國代表團將不再談判。

〔路透社倫敦十三日電〕莫斯科電台評述員稱：英美報紙述及外長會議之「絕望」，透露其因企圖以外長會議可能的失敗，歸咎蘇聯之計劃之失敗，而感覺之不安。英美報紙言論，已暴露反動份子所施之蔽詐技倆。由於蘇聯代表團之業已揭破彼企圖使德國成爲戰略基地；企圖分裂德國與和約成立者之假面具；反動份子業已惱羞成怒。莫洛托夫已明示，關於賠償問題之協定，須依字義執行，決不可視若廢紙。世界輿論一致批准蘇代表團之目標，即建立統一民主的德國，使其履行對他國之義務，並爲德國人民之利益而發展其經濟。

莫斯科觀察家 看蘇捷協定 可能爲其他商約先聲

〔聯合社莫斯科十四日電〕此間觀察家今日推想，蘇聯與捷克昨在此間簽訂之五年貿易協定，或爲蘇聯與歐洲其他各國簽訂同樣商約之先聲，即參加馬歇爾計劃之若干國最後亦將與之締約。美國宣布明年五月開談英蘇商約，加之蘇聯昨與捷克所簽訂之商約，均係蘇聯計劃經濟革命性運用之信號，亦爲蘇聯對馬歇爾計劃之答復。蘇捷商約所規定彼此供給之物品每年約達美金一億元。

〔塔斯社布拉格十三日電〕「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友好，互助及戰後合作條約」簽字第四周年，此間視爲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歷史中的偉大盛節之一般，布拉格正在熱烈慶祝。布拉格的報紙，都要表許多專文，紀念這一件盛事。布拉格和其他各城市中，都開會發表報告與演說，頌揚蘇捷兩國人民間的友好，以及他們爲和平與民主而進行的鬥爭。捷克「眞理報」，在慶祝這條約簽字第四周年的專文中，指出：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始終不變地表示異常友好。把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出來的蘇軍，一到戰後馬上就離開我國，給予我國以完全的自由。現在蘇聯又和我們簽定商約，這是蘇聯對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誠心誠意的又一明證。蘇捷友好是當代歐洲和平的一個主要因素。

蔡廷楷否認做官

〔聯合社香港十四日電〕外傳粵主席宋子文最近訪港時，曾請前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出任粵省剿匪司令，蔡氏今日予以否認。

美參衆兩院 通過援外案 包括援華部份在內 送交兩院最後決定

〔合衆社華盛頓十三日電〕參衆兩院十三日會議已克服反對，將中國列入援外法案之意見，並同意緊急援外法案撥款五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以救助法、義、奧、中四國。參院贊成五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援外撥款，但中國須除外，衆院贊成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援外撥款，但中國應包括在內，十三日行動則係此兩項意見之折衷。折衷方案交由參衆兩院作最後決定，十五日或可見分曉。港發僑稱：與會諸人均一致感覺中國不應列入法案，蓋此法案以援歐爲主，而援華則應另立法案；但與會人士終已同意不擬對援華法案「關門」，否則吾人將被誤解矣。又稱：與會人士現正草訂計劃，使中國能在「公共法令第八十四號」下獲得援助，物資救濟計劃中撥款三千萬美元之舉，誠不過一開端。該委會在法案上參加意見稱：如在本案通過後另有法案使中國援得援助者，則此案上所列援華數字應保留給與案上所列諸國。

〔聯合社華盛頓十三日電〕參衆兩院聯席委會又商定下列諸點：一、規定一九四八年三月底爲援助終止期；二、美國明年度應保存小麥及麵粉一億五千萬蒲式耳，除非杜魯門總統在三月一日時認爲無此必要；三、取消直接援助蘇聯，但對共產黨、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獲得控制之任何國家，得停止其援助；四、准許政府所設之商品貸款公司依照救濟計劃，供應任何過剩食物，如水果、蔬薯及一部份烟葉。五、取消衆院之修正案，即設立特別委員會監督對外援助計劃一案；六、准許復興銀公司在撥款案通過前，墊款一億五千萬元，使援助計劃得以開始。

羅斯福夫人指責 當局採高壓政策

〔聯合社日內瓦十四日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羅斯福夫人今日在此宣稱：美國現有一種採取高壓手段之傾向，吾人如完全自信有力使美國式民主成功，則此種高壓手段殊非必要。吾人並不集中全力，積極發展民主，亦不發揮自信力以應付各種局勢，確保事實。

巴拿馬人 反美熱潮

〔合衆社巴拿馬城十三日電〕美國駐軍及海軍十三日開入美國軍略地帶，因巴拿馬各城市發生民族主義浪潮，反對政府與美國新簽訂之協定，該協定准許美國在巴拿馬領土上獲得更多之防禦基地。十二日巴拿馬學生與警察衝突，結果傷三十三人。美陸海軍當局宣稱：運河地帶及美國防禦基地以外之一切領土，恐將發生新騷亂。

美國反通貨膨脹 共和黨參議員通過方案

〔合衆社華盛頓十三日電〕共和黨參議員十三日通過反通貨膨脹方案凡十條，該計劃不擬採取配給制或物價管制與工資管制。參院共和黨議員集會四小時後，一致同意塔虎脫任主席之政策委會所建議草案。此案業已通過之方案，反對杜魯門總統請求賦與配給制及物價工資管制權之要求；共和黨聲明稱：本屆國會擬通過下列三項：（一）輸出管制延長一年；（二）運輸管制延長一年；（三）要定立法關於物資登記及優先權得自願成立協議。共和黨方案尙包括下列各點：（一）鼓勵增產；（二）政府非必要開支應節省；（三）公債及稅捐應減少；（三）輸出減低，尤其對未經戰爭蹂躪之國家，應特別削減輸出；（四）對非生產性質用途之銀行信貸應勿使增加；（五）消費者信貸應勿使增加。

希臘民主軍 廣播勝利戰訊 美方宣布援希「成績」

〔塔斯社羅馬十三日電〕希臘民主軍廣播電台，播送「自由的希臘」通訊社的報導稱：十一月二十九日，民主軍進犯卡羅山脈地區的若干方面政府軍，開始從艾林諾科與美科蘇里進犯的敵軍縱隊，已從民主軍擊潰。從奧布里布與皮科佛進犯的政府軍的一切進攻，也都已被擊退。十二月一日，民主軍發動反攻，使敵軍受到嚴重的打擊。在伊庇魯斯，政府軍步兵兩旅，在波果尼—卡拉馬一帶開始向民主軍進犯。保皇派法西斯軍的一切進攻迄未得逞。戰鬥在繼續進行中。在東馬其頓和色雷斯，十二月四日，敵軍以龐大兵力在海杜斯一帶發動攻勢。民主軍予以堅強反攻，卒將敵軍逐退至原陣地。

〔聯合社雅典十三日電〕美國援希代表團今日發表五個月來之「成績」報告，略謂援希計劃使希臘免於大禍，但尙須假以時日，改善其發展之預算。五月來已有價值二千三百萬美元之救濟品及七萬四千噸之軍用品運往希臘，總值七百萬元之建設計劃正在進行中。本團之任務在培強並忠告「獲得人民信仰」之希臘政府，不在取而代之。」

〔合衆社雅典十三日〕美國駐希代表團十三日發表報告稱：供希軍物資之計劃業已大致草就，如希臘人民贊成此種動議，則希軍將擴充份子，對共產黨所領導之游擊隊發動攻擊戰，且能獲致勝利。

法又拒絕蘇抗議 蘇使館方面表示憤慨

〔路透社巴黎十三日電〕法蘇關係今日有更進一步之惡化，蘇聯駐巴黎大使館於昨今兩日致法國政府，要求立即釋放在法被捕蘇聯公民之所强硬抗議書，已由法國外交部斷然予以拒絕，法外部覆文有云：「姑置蘇大使十二月十三日所遞照會中，若干措辭之不能容認性質於不論，法政府特聲明其所採行動之正當，蓋蘇方照會所述及之蘇公民，並非被捕，而爲被驅逐出境，此等公民，原應於十二月九日，與蘇聯遣僑團同時撤退出國境界，然彼等竟不顧法政府依法通知蘇聯大使館及蘇政府之決議，繼續逗留法境，故予以遣返出境實爲必要，再者蘇聯政府十二月九日之決議，已結束在法之遣僑團，蓋該團人員退出法境，故前述蘇公民之逗留法境亦與蘇政府之決議有悖。」蘇駐法代辦阿勃拉莫夫今日向法外交部提出第二次抗議書後，蘇使館一等秘書史達利柯夫謂昨日一天內，巴黎區至少又有蘇聯公民四人被捕，包括前蘇遣僑所所長柯諾欽哥及遣僑團團員一名，汽車司機二名，史氏並曰：法當局此種蠻橫無理藉口，對蘇聯公民濫施逮捕，此等舉動祇能引起蘇大使館最深切之憤慨。

馮玉祥向美國政府 提出三項具體建議

〔合衆社華盛頓十三日電〕馮玉祥將軍十三日抨擊蔣主席不願中國恢復和平與秩序，理由爲「渠擬永久實行其獨裁」。馮將軍在記者招待會中稱：對蔣外援，務須停止，協助中國之唯一法門，即爲立刻停止此項援助。馮將軍建議，美國可採取三種步驟以建立中國之民主：㈠美國必須停運軍火，停援款項，以援助蔣；㈡美國必須發表正式聲明，明告中國人民謂美軍火及金錢不能用以打內戰；㈢渠建議馬歇爾將軍或其私人代表應即勸華，並且召集民主份子舉行臨時會議，以建立一新政府；據稱：此一會議應在李濟琛將軍控制下之華南地區舉行，以避免兩民黨之干涉。馮將軍續稱：凡欲資助中國之美國人士，可將款項寄與孫夫人，據稱：「如此，則該款可得百分之百效率，使用於爲中國人謀福利之上」。

北寗路交通停頓 大別山續有戰事

〔聯合社北平十四日電〕共軍於九日起接連攻擊北寗鐵路，似已達到目標，使該路完全停頓。昌黎灤縣間，共軍於十日夜佔領石門朱各莊等四車站，擄去工人，軌道破壞甚重，車站均遭焚燬，守軍退至灤縣，政府已派勁旅赴援。報載滲入關內之共軍，計有軍隊及民兵各二萬人。

〔中央社漢口十四日電〕（一）大別山區各路國軍續有進展，十三日下午國軍掃蕩部隊在龍井鎭附近與散匪遭遇，發生小戰鬥，廿分鐘後匪向東逃遁；（二）信陽南鐵路南側國軍展開清剿散匪工作，各路清剿部隊推進均極神速；（三）宣化店西南之中宣店附近有股匪潛伏，國軍正與地方團隊協同搜剿。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華成烟公司出品

美駐軍雖將依約撤退 美對義興趣仍濃 正積極考慮供應現代武器

〔路透社華盛頓十三日電〕杜魯門總統今日發表，關於美軍自義撤退之聲明，謂美軍雖即將全部自義大利撤退，然美國仍將考慮適當的措施，杜魯門之聲明有云：「美國爲履行對義和約之義務，雖將撤退其駐義之軍隊，惟美國對於義大利之維護其自由及獨立，繼續保持興趣。」

〔聯合社華盛頓十三日電〕駐義大利美軍之最後一批，計一千六百人，已準備在利格杭乘運輸艦回國，同時據傳美政府現正積極考慮以現代軍器供應義大利受和約限制之少數軍隊，此訊未經官方證實。

〔聯合社羅馬十三日電〕義大利共產黨在議會中提議調查羅馬全省總罷工兩日內之警察行動，十三日夜以二一一票對一六一票否決。辯論時曾呼號，共產黨議長台拉西尼不得不宣告暫停。

〔合衆社羅馬十三日電〕米蘭共產黨領導之職工會十三日舉行示威，要求撤換內政部長。時斯貝里十三日整日努力組成擴大之政府，是日深夜因右派社會黨要求在擴大之政府中再佔若干名額，故又另生枝節。

機器造船工會 昨舉行聯合會

本市機器造船業產業工會聯合會於十四日下午二時假南市蓬萊路市總工會舉行代表座談會，並推二三四六區機器業工會及中紡公司第一二機械廠工會暨一四五及江南造船業工會爲主席團，互推徐周良爲大會主席，到長官農工部副部長陸京士先生代表葉定翔泉兩先生、市總工會周學湘先生，各業工會來賓暨各區廠工會代表五百餘人。嗣由主席報告籌備經過暨各長官來賓致詞，旋討論提案（一）決議組改名爲上海市機器重工業產業工會聯合會，各籌備委員及全體代表由姚懿書長負責定領導宣誓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案（二）討論年賞問題案（三）討論臨時工問題案旋又臨時動議。

戲劇協會 檢討成就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日電〕俄羅斯戲劇協會爲慶祝蘇維埃戲劇第三十週年，昨日舉行會議，到會者有蘇維埃的演員們，導演們，和藝術家們。

戲劇協會理事會副主席，格里戈里耶夫教授致開會辭，稱：這一次的會議，將總結蘇維埃戲劇界在過去三十年間所完成的創造性的工作。

格里戈里耶夫稱：「蘇維埃戲劇爲人民大衆所能享受，並且使它爲人民而工作。這便是蘇維埃戲劇之所以能夠忠實的反映生活的緣故。」

「由高爾基所鑑定的蘇維埃戲劇寫作方法：（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已經創造許多種類性的人物，並顯示出蘇維埃人的典型的特徵——充滿了生命力，始終渴望進步，並擁護人道主義的思想。」

這次會議並將總結蘇維埃演員們和導演們的工作成績，討論蘇聯歌舞劇等發展的趨勢。

蘇聯名記者，查斯拉夫斯基，昨天以「蘇聯——世界文化的中心」爲題，發表一篇報告。

時事雜感

靈甫

掛免戰牌

爲了賠償問題，幾激辯以後，英外長建議延會至十五日舉行。據美國某代表說：「若繼續開會，各代表必將不克自制，因而陷入紊亂」，狀態。二天之休會當可予四外長以計劃其行動方針之時間」。恐怕所謂「紊亂」，所謂「計劃其行動之時間」，並不是「四外長」，而是沒有蘇聯外長參加的「三」外長吧！這是好比籃球場上，一面攻勢太猛，對方陣脚已亂，難於招架，便不得不喊 time out 了。

調整陣容

不但場內的陣脚有些亂，「場外交易」的行市也不大對勁。據聯合社紐約十二日電，「蘇聯願與西方國家成立之任何交易，不能不令人感覺其「別有企圖」，意在『減弱英美合作』。而馬歇爾「在英美協會之晚宴席上發表演說」時出席外長會議後第一次之會外演說」，十分强調英美的合作，「力促英美人民不畏批評對世界宣佈『友好關係』」。如此說來，眞須好好地把「行動方針」「重行「計劃」」一番了。

又是失敗

羅馬總罷工，於政府接收全部要求後，已宣布復工了。然而政府對許曼「丑角」似地宣揚許曼「勝利」後，又以同樣歪臉替自己宣布「勝利」了。這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

這種「精神勝利法」也許可以欺蒙一些神經衰弱症者的。因爲世間也竟會有人以爲罷工是不應結束的，一結束便是「失敗」，他們只重形式，而沒有深究一下在怎樣的條件與收穫下結束的。假使勝利的結束便算作「失敗」的話，那麼，不特記取一句諺語：「失敗」眞正是「成功之母」了！

豈不可美

「華爾街日報」「贊成擬議中以二億五千萬美元資助日本工業復原之計畫」。」這恐怕在馬歇爾計畫中應該列在首要項目內的。「援助」，「援助」，引得人口水直流，依然可望而不可接。現在居然日本反得金融老板的垂青。怎不急死人也麼哥！怎不氣死人也麼哥！

本年火警 打破紀錄

〔大公社訊〕昨據市警察局消防處統計歷年來火警次數如下：民元年一一五次，二年一三一次，三年一六一次，四年二三三次，五年一九〇次，六年三二五次，七年三一三次，八年二九五次，九年三一五次，十年四〇五次，十一年四四八次，十二年四八五次，十三年四五七次，十四年五七四次，十五年六〇四次，十六年六四二次，十七年六三九次，十八年六九〇次，十九年六七一次，廿年六五九次，廿一年九〇〇次，廿二年八一二次，廿三年一〇〇〇次，廿四年七九一次，廿五年八八六次，廿六年九〇六次，廿七年一〇五六次，廿八年一一一三次，廿九年九九一次，卅年九一九次，卅一年六一六次，卅二年四九〇次，卅三年四六七次，卅四年四九六次，卅五年一〇六三次，卅六年至十一月底一一二九次。據秦科長斌勇談稱：民元年至卅五年八月底，火災次數，僅指舊第一第八兩區，未包括南市閘北，在卅五年以前，人口不多，火警次數遂少，以後市面繁榮，人口與增，火警次數亦隨之激增，本年度火警至十一月底竟已發生火災一千一百廿九次，已打破任何一年火警紀錄，故盼市民火燭小心。

波總統贈雷平名畫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日電〕特雷提雅科夫藝術陳列館，已經得到偉大的俄羅斯藝術家雷平所作的兩幅名畫。一幅係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謝維尼克所贈，是這位藝術家的一八七四年在巴黎所繪的他的女兒維娜的畫像。這一幅畫像，一向僅爲藝術界的少數人所知。這是波蘭總統貝魯特爲慶祝蘇維埃國家第三十週年而送給謝維尼克的禮物。另一幅名畫是這位藝術家的好友，音樂家瓦西里·斯塔索夫的畫像。依照專家的意見，這兩幅畫像都具有極大的藝術價值。

立院反對郵電費加價 郵局表示係奉交部令

〔大光社訊〕此次郵電各費在大鈔發行之初，物價上漲之時，竟告一律加價三成，引起各界紛紛反對，前晨立法院三四二次例會，以郵電未經立法程序，表示反對，並經院會一致決議，請行政院撤銷郵電費價，令各委員並認人民可照原價寄信，郵局若作欠資論，人民可以提出控訴。據郵政管理局業務科負責人表示，郵電加價係交通部令執行，今議爲立法院以不合立法程序而表反對，但本局並未接奉任何更改命令前，當仍照新郵費爲依據。

文化短訊

★國訊週刊爲紀念出版第十八年，徵文題目有「世界，中國與我」，以及「無題」和「可能的中國」三題，由各界名流，教育家、馬寅初、張志讓、陳望道、葉聖陶等評選，現仍歡迎各界投稿。該刊第四期已出版，除三篇原作外，有「談自由主義」、「論魏德邁」、「遠東外交的新動向」、「有關民主的運動上」、「報告美國之黨爭」等。

★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定於本月廿八日下午八時半在蘭心大戲院舉行第二次合唱音樂會，節目有歌曲、民歌、「小麒麟」、「金城」、「水手」、「新的」、「小路」、「西……」等，由全校最優秀的學生擔任，票價分五千、三萬、二萬三種，即日起出售。

法駐蘇遣僑代表團團長 譴責法政府之聲明

法國駐蘇遣僑代表團團長馬奎爾上校，舉行記者招待會，招待蘇聯及外國報紙的代表，他在會中發表聲明如下：

我站在法國駐蘇遣僑代表團團長的地位宣佈：對於蘇聯致送法國政府照會之前所發生的任何事實，蘇聯政府或是蘇維埃政權機關都不能負責。每一個人都知道，最近所發生的事件，便是：警察侵害，加緊集中營，可恥的扣留十九名蘇聯公民，逮無根據地監控蘇聯遣僑代表團團長及其一名軍官從事陰謀活動，最後，還有法國政府要求蘇聯駐法代表團停止活動的照會，乃是我們大家都已談到的這些敵意舉動的後果。

我認爲必須首先指明：儘管發生了這些事件，蘇聯的政權機關，並未以任何方式阻撓法國代表團的工作。甚至本代表團三位團員在莫斯科的居留證，在十一月底滿期，而早在十二月中就被延長到一九四八年五月爲止了。這一點，可以清楚地證明，蘇聯的體現，以及嚴格遵守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協定的願望。

可是，在這之前曾發生過許多事件，關於這些事件，我所率領的代表團認爲，必須警告法國政府注意，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會被解釋爲有組織的而且惡意的態度的表示。這些事實是些什麼呢？五月間，蘇聯駐法遣僑代表團團長經過兩個月的等待和查詢之後，才得到重返法國的護照。羅夫少校被迫等待八個星期，在十月間才獲得護照，准許他假滿重回工作地點，雖然這位軍官，到那時候爲止，在法國已經名滿兩年了。七月間，擬任命代替代表團另一職員的富拉底密羅夫中尉，因爲妻子重病，不得不到莫斯科，雖然一再請求回國，始終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我必須再說一句，蘇聯當局已經一再喚起法國政府注意默許的（如果不是授意的），而且以妨礙或阻撓遣返仍在法國或德國及奧境法國佔領區中的蘇僑爲目的的陰謀，注意被迫移殖人員集中營中的反蘇宣傳，注意偽造證明文件的散發，注意拒絕引渡，按照現有協定作爲戰犯而要求引渡的公民。

對於這一點，我必須說：法國政府一直沒有向我本人，或是經由任何別的關係，答覆我的請求。要想驅逐蘇聯駐法遣僑代表團的事情，早在三個月之前就已決定了，這個決定違背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協定的第二條，這一條係規定軍官與非現役軍官爲代表團服務進行遣僑工作者。

現在談一談對於蘇聯駐法代表團兩位軍官的誣控，這些誣控並未得到證明。這種對待蘇聯軍官的態度，引起了一切與納粹作戰過的人們的公憤。我必須說一句，這種誣控，乃是俄國流亡社會主義者在美國所出版的一本叛徒文選雜誌夏季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誣控的再版。關於這些事實，我站在法國駐蘇遣僑代表團團長的地位，不能保持緘默。協定已被撕毀。代表團即將離蘇。沒有一個人留下來。

馬奎爾上校繼稱：經過一年半熱心的工作，已經遣送了三十一萬五千五百十四名法國人，其中包括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一名被迫徵入德軍的阿爾薩斯和洛林的人。我曾有過不止一次的機會，徵引蘇聯給予我們大的協助和信任的實例，而且我也高興地一再說過：蘇聯政府一直在以最大的決心實踐着關於遣僑的協定。在我的請求之下，我曾有過不是協定所規定的機會，例如，觀察德國戰俘集中營。

我所率領的這個代表團，一向反對法國所發動的惡意宣傳，其目的在使人民相信，還有大量的法國人被拘留在蘇聯。已做工作的數量，以及我們所達前的并非可以在大多數最近遣回的人們當中得到事實證明的結果，駁倒了這些惡意的指責，這些指責乃是從可疑的份子那里發出來的，這些人們有一部份從未到過蘇聯，有一部份則是偶然來到蘇聯，並且向大使館申請，唯一的目的是想免費回國的。

現在，只有幾十個法國人尙在此間，并且應該予以遣返回國。他們大多數的名字，都可以從他們家屬的通過紅十字會的通訊中看出來。現在，祇有少數法國公民留在蘇聯，這一事實，卻被那些人們故意地漠視，他們對於這些人們的家屬——以及再也看不到他們的也許在法西斯奴役或者戰鬥中死去的親人的親屬們的痛苦無動於中，根據這些基礎製造他們傷的宣傳。我必須强調指出：這些依然在蘇聯的法國人民的命運，對於法國政府最近的決定，是不會有什麼影響。

在離別蘇聯之前，我想再度表示我對蘇聯政府和蘇維埃政權機關的深切感謝之忱。我可以斷定，法國全國人都與我同其這種謝意。人們不得不以爲造成法國國家利益如此損失的最近事件的創議，係來自法國國外。這種創議乃是日前以世界規模而展開的普遍反蘇計劃的一部份，而法國卻做了這個計劃的第一個犧牲者。不幸的很，反對的意見卻不可能得到證明。

繼馬奎爾上校的申明之後，法國遣僑代表團的職員杜馬中尉發表簡短申明，證實馬奎爾上校所說的話。然後，馬奎爾上校答覆記者招待會參加者所提出的若干問題。

「消息報」外交觀察家 論巴爾幹新局勢

「消息報」外交觀察家今天發表專文說：巴爾幹和多瑙河流域的各國中最近局勢的演變，不能不引起所有貢獻地熱望歐洲和平者的一切人士的喜悅，歐洲的那一部分，不久以前，還是醞釀矛盾與衝突的一個溫床的，如今，我們親眼看見它正漸漸變成愛好和平的各民族親愛精誠的一個社交堂了。

在牧克辛諾格勒（保加利亞）和布達佩斯兩地締結的條約，對於瀨底消除幾十年來爲各大帝國主義國家所煽動的東南歐各國人民間的自相殘殺的局面，是一種重大的貢獻。這兩個條約，是在牧克辛諾格勒和布達佩斯兩地，由不久以前還是被戰場上的戰線隔絕着的各國之間所締結的，這兩個條約的本身，便完全明確地昭示出：凡命運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的那些國家之間，是決不會有矛盾存在的。他們由於共同爭取民族獨立而團結一致，在目前情況下，爭取民族獨立，是與爭取和平及安全分不開的。

巴爾幹與多瑙河流域的各國人民一經擺脫了外國資本的羈絆，走上民族的民主的發展道路以後，幾十年來使他們隔絕的那一切人爲的壁壘，馬上就消失了，然而，英美報紙，卻又發出一陣惡毒的誹謗，來反應在牧克辛諾格勒和布達佩斯兩地締結的條約。如「新聞紀事報」或「觀察報」之類的一些報紙，都極力利用巴爾幹各國人民以鞏固和平，爲方針而作的努力，作爲一種鬼怪，去激勵西歐集團反動計劃的主持人。

記得這些報紙都會歡迎馬歇爾在支加哥發表的關於「歐洲聯邦」復活一節的演說，這是最近的事呀。那麼，他們對於民族不需外來的援助，就在創造着符合他們的切身利益的「聯邦」，爲什麼又表示這麼不滿意呢？

這一事，解釋是十分簡單的。巴爾幹與多瑙河流域的各國人民，已把正在創造「歐洲聯邦」的那些人的陰謀拆穿了。「歐洲聯邦」的計劃，意味着英美帝國主義者在歐洲加緊一個附庸國的「馬歇爾計劃」，意味着使歐洲各國屈服於大西洋彼岸的金融寡頭的支配。那個「聯邦」，在這個「聯邦」內的各國，巴爾幹都不得不流爲那個「美化」的工業區的原料供給地與農產品的市場……

鏡

胡珂

近一二星期國際新聞中，除了法義工潮此伏彼起，聖地阿猶劍拔弩張之外，大概要算「蘇聯經濟恐慌」最出色了。從英美「輿論機關」的報導看來，那「恐慌」的景象是可怕的，非但比英法出賣「戰後存金」和美國「通貨膨脹」更爲可怕，而且比一二十年前蘇聯公民排隊買東西更爲可怕，而且在幾天內突然發生的。猜想起來，莫京列城一類的城市，現在若不是正被「搶兌」「搶買」攪得像滾水一樣的「熱鬧」，就是被搶空了銀行，買空了商店，變成墓地一樣死寂了。雖然英國紳士的反應比較「冷靜」，說「未必就是蘇聯經濟的總崩潰」，但這「未必」的言外餘音，也有「未必不是蘇聯經濟的總崩潰」的意思。莫洛托夫底是「魯莽」的外交家，聽他還有勇氣在倫敦嘩啦嘩啦，而且嘩啦之後還有興致赴馬歇爾的宴會，不像法國外長皮杜爾一樣，匆匆「返國一行」。

不過我卻因此想起一件舊事。

記得美記原子彈試驗得「並不滿意」的時候，那些「輿論機關」也曾經給我們送來一個消息：蘇聯投了一個「經濟原子彈」！這就是說，在金元王國物價普漲聲中，蘇聯物價居然普跌百之四十。外間震是那樣無情嗎？不過一年左右，那樣的「景氣」就變成那樣「不景氣」了。這算得社會主義經濟？

然而兩是社會主義經濟。這一點，大家都承認的，連反蘇專家們也不得不承認蘇聯「經濟平等」。那麼到底怎麼一回事呢？難道社會主義經濟也像資本主義經濟一樣必然要鬧「恐慌」以致「總崩潰」嗎？「總崩潰」之後又是什麼「經濟」呢？我於是想起「飛機」或「飛碟」的「故事」來了。

這「故事」，也是那些「輿論機關」告訴他們的，也是那樣驚聽一時，甚至中國的天空，到處都有它們在飛。可是不知怎的，突然又煙消雲散了，正如來時一樣突然，只留下一個淡淡的尾影，說是「一個頑童的惡作劇」，而接着連這尾影也無影無蹤了——這是一篇「經不起時間考驗」的「創作」。

那麼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創作又是什麼呢？是正在宣傳中而且準備試驗的「新原子彈」！

由此推彼，讓我們作個暫時的結論吧：上述的「恐慌」消息，可能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消息播發者們自己的「恐慌」！

即使「新原子彈」，也未必有能力馬上爆滅全地球，日子還長得很，我們等着看事實吧。

十二月十二日

黑屋

南枝

站在黑屋的大門口望出去，一片遼闊廣大的泛着鹽花的泥場環繞着它，這些鹽泥場是黑屋主人所有的，在場上勞動的鹽民是爲黑屋主人而工作的。因此，看上去，這些鹽泥場像個匍在黑屋的腳下，向黑屋拱奉。

但有的時候，一想到某些事情，再去看到鹽泥場，就覺得這片遼闊廣大的白地，是緊緊地向黑屋包圍上去。看到黑屋，就覺得它漸漸在縮小攏來，恐懼又强作鎮定，向後退去。但它的背後，已是浪潮嘩嘩的海洋，它是不能再退了，因此，他蔫在島的邊緣上，保守它最後的一步。

這只不過是我的設想，黑屋的主人却並不像我一樣的想。黑屋的主人是十分閒散自在的，自在到好像連夏天的蚊子都不會去叮他一下的。

夏天，時常見他穿着一件寬領的小白布衫，一條白短褲，拖雙皮拖鞋，挺起肥大的肚皮，拿一把蒲扇遮着額上的陽光，靜靜地站在大門口看着鹽場。鹽場上有一個老頭和一個女孩在拉泥耙，耙上站着二個戴笠帽的婦人——她隨便笑了一下，搖搖蒲扇，拖了皮拖鞋，回身向院子裏悠閒地走去。

黑屋裏的二爺說他的主人，胖胖的笑嘻嘻的像一尊彌勒佛。而我看他挺個大肚子，眼皮浮腫，倒很像香烟畫片上的劊子手。

× × ×

日子一多偶然，也有機會到黑屋裏去走走。黑屋的主人待客很和氣，很週到，他會陪你打牌，同你談甲骨文與鐘鼎文，也會拉你上烟榻，敬你一筒雅片，一邊拿出他歷年收藏的春宮畫，請你欣賞。這時候，他廣的笑了，唾涎掛在厚的下唇上，流到了胸襟，像豬吃腳時候流口涎一樣。

× ×

有一次，我立在黑屋的後院裏，沿牆的花壇上，薔薇花開得正濃，忽然看見在花叢稍頭，那個鐵欄窗裏露着二隻碧綠的眼睛，兩隻像白的手握住黑的鐵欄。

一個穿湖色旗袍的少婦站在房裏，打扮得可怕的漂亮，向鐵欄外的青空，牢牢地盯視。又像在凝聽圍牆外的潮水澎湃聲。

我不知道她是誰。

第二天，我到別的島上去，一直也沒有探聽她的究竟。這麼，春天過去，夏天過去，秋天也過去，一個落小雪的暗夜我乘了航船，在夜潮高漲的時候，泊在黑屋不遠的一個島灣裏。

因爲風雪緊起來，天又黑得很，我就決定在船上躺一夜，明晨再上埠頭。

埠頭上有人在燒化紙錢，紅亮的火星，在暗空中噴飛。接着哇的一聲有人嚎哭了，聽了許多，才知道是一個母親在哭被海捲去的兒子。在稍遠的地方，這時，傳來鼓鈸的敲擊聲，夾着小喇叭的嗚嗚聲，在這風雪海潮的怒吼裏，這些聲音更加淒慘哀怨。

船老大咬着旱烟筒坐在對面告訴我這個故事。故事很簡單：黑屋的主人有一個早寡的媳婦，後來同一個常到他家去的鹽行秤手有了戀情，結果給黑屋的主人知道了，就把媳婦禁閉在房裏，並且不許這個秤手上門。有一夜秤手小船泊在黑屋的後面，他自己爬上泥灘，翻進圍牆去，可是狗叫了。二天後，在島灣口浮起他的屍身。而黑屋主人的媳婦，也得邪病，給一個雄貓精迷死了。

今夜，埠頭上正是秤手的母親在滿七之期向兒子的靈魂哭祭。而黑屋裏今夜也正請了道士在超度病死的媳婦，鼓鈸喇叭聲就來自這黑屋。

於是，我想起春天薔薇花開的時候，在黑屋長廊裏看到的鐵欄窗裏的少婦。但這個人是不是黑屋主人的媳婦，我可不知道了。

鈸聲和小喇叭聲不斷地傳來，先是喇叭聲：嗚嗚嗚，跟上來是二下鈸聲：砰砰。就是這麼一連串的嗚嗚嗚，砰砰，嗚嗚嗚，砰砰。：：

當嗚嗚嗚的聲音一傳來，我似乎在暗中看見一個散髮披頭的鬼，流着血淚在瞪住眼，哭，哭得十分傷心，接着「砰砰」二下鈸聲，就看見那個鬼憤怒地跳踏着二腳，這個鬼就這麼在暗中不停地哭，不停地跳著……中國的鬼啊。

× ×

第二天清早上了埠頭，經過黑屋的圍牆邊，我突然問起與我同行的船老大來。「爲什麼這屋子是黑的？」

「你看，圍牆上不是有很多槍眼麼？」他指着圍牆上那些平列的槍眼說：「有一年，鹽民起了反，拿着傢檯（鹽鋤）把這屋子包圍了，衝上圍牆去，可是槍眼裏的槍就在這時向外面開起來。鹽民雖然倒了幾個，但還不肯退，仍然一陣陣的爬圍牆，槍眼裏的槍當然也不停地開，不一會，保衛團也開到了一大隊，向鹽民開槍。反當然是給平下去了，但這白粉刷的圍牆上却沾滿了鮮黑的血跡，一時却也刷洗不去。這家主人想了想就索性把屋子連圍牆都塗了黑灰。」

「黑屋的由來，原來是爲了掩沒殺後的血跡！」我明白了。

「論印尼的反帝鬥爭」

王任叔著 生活版

高寧

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它底勝利或失敗，正決定了人民的生和死的命運。

印尼在當前亦正處在生和死的路綫上戰鬥，假使印尼能以新民主主義的策略的運用，那定然是會走上生路，而相反地，假使印尼與帝國主義相妥協，無疑是自尋死滅。

王任叔先生的這本書，正指出了印尼反帝鬥爭中的特質與現象。

在這本書裏面，它首先指出兩條路綫展開在印尼的面前，即：

第一條路綫，是堅決反對荷蘭恢復殖民地統治，把印尼的問題，提上聯合國議程。反對荷英武裝干涉，藉以國際的力量，逼使英荷讓步，粉碎英美荷以印尼爲根據地而造成的帝國主義聯合戰綫。這是新民主主義的路綫。

第二條路綫，即是印尼爲了力求解決問題，避免國際化，雖從帝國主義者手中取得獨立的名義，而實際上成了帝國主義的市場。這是舊民主主義的路綫，是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範疇，因而它必然是鞏固帝國主義的一個力量。

在這二條路綫之下，前者是發揮各階級的革命力量，造成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綫，形成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而後者，是抹殺廣大羣衆的自主自動的能力，形成一個上層份子及有聲望的人士的代議制的政權，而祇是民主其名而資產階級專政其實的。

這兩條路綫，是再沒有第三條可走的，作者說：「要請印尼人民來選擇的。」我們且看它是選那「生」或「死」的路走？

在目前，印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方面的。因爲它主要的是工農。同時，在國際影響下，由於二次大戰後許多帝國主義的崩潰，歐洲各新興國家：波蘭、南斯拉夫、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新民主主義的成長，反帝鬥爭誠然急劇展開，對於印尼，自然也由此而漸走向新民主主義的道路。

作者指出：『戰後的世界的發展，將依着二條路綫發展下去：其一，是展開全世界的民主主義的工農民主鬥爭，在歐洲鞏固了現有的工農民主聯合政權，準備轉上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在東方發展還未成爲主導力量的工農民主勢力，削弱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依附關係，轉上反帝任務的澈底完成。其二，是由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加緊其經濟建設，使社會主義生產在一定的期間，超過了最强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生產，在世界市場上打擊它，加速帝國主義的經濟危機，爆發階級革命，而完成人類歷史劃時代的變革任務。』

這二個發展方向的看法，是與事實相符的，歷史發展的明證，有誰可能違背它呢？任憑你臨死前是如何地兇暴。印尼現正處在「生」和「死」的鬥爭路綫上，我們且看看它的奮鬥的前程罷！

星條旗下

張羽

這是在古城的邊沿一塊最空曠遼闊的土地，這塊地方被掘了一條縱深的壕溝，與附近的冷落的街道，幽靜的村落隔絕了。壕壁的內邊，密佈着張牙裂嘴的碉堡，伸着利爪的鐵絲網，張着血口的砲眼，在荒草地上，有深褐色的帆布帳篷，有從那重洋的對岸運來的活動房屋，像死螃蟹的軀殼，疏疏落落散置在那裏。

空場的中央，砌了一個碉台，對着陰鬱的北方的天空，矗起了一根四五丈高的旗杆，天空，在那襤褸的雲彩下，飄蕩着一面星條旗。

每天，從早晨到午夜，吉普車在附近的馬路上，橫衝直撞的奔馳着，那碧眼黃髮的肚漢，醉醺醺的徜徉着。在那兵營的門口，中國人低着頭匆忙的走回家去，當你走過這塊土地的時候，你會感到一草一木都是那樣的陌生，春天，花朵苦愁着臉，蝴蝶伸不開翅膀，夏季，布穀鳥停止了歌聲，泥土蟒伏着身子。這裏的居民，等待了那樣漫長的歲月。如今還是抬不起頭來，古城，被災難折磨的枯萎了。

好久以前，當那可憐的孩子王鳳喜被子彈穿胸斃命後，曾引起過小小的騷動，可是，不久又像被風吹皺了的湖水樣仍歸平靜了。

在星條旗下，人們又想起了那在太陽旗下的一連串的苦難的日子。當這裏的人們，望着那湛藍的天空，不再飄蕩着那剌目的膏藥旗時，曾怎樣的喜悅過；像從孩子的屁股下，移去了腥臭的尿布；像在久病者的身上割去了毒瘤般的輕鬆。他們雖沒有狂呼，可是在他們的心中確曾默默地想過：『太平了，要過好日子了。』然而，星條旗昇上了，人們懷着詫異的眼睛，注視這祖國的晴空，接着！新的災難來了，飛機在星條旗上像餓鷹樣的盤旋着，大砲在瘋狂的叫囂着。柴米油鹽無止境的飛漲，人們又開始了新的流亡。星條旗昇上了，像在初晴的天空，又襲來了一朵陰雲。有經驗的人們，準備好了新的風暴的來臨。古城的風沙，迷不住人們的眼睛，連宵的風雨，已沖褪了星條旗的顏色，砲火的烟硝，已使星條旗變成了骯髒污穢的破布了。

這裏的農村，這裏的農民，已不再相信那些夢中的神話，他們要用自己的手去創造歷史的奇蹟。

他們想：用自己的手，懸起自己的旗幟。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四九期 業已出版

- 兩種和平的對立（國際一周） 魯斯金
- 論外援問題 齊訥甫
- 論國際形勢（全文）（上） 日丹諾夫
- 關於德國問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盟國管制委員會會議席上的聲明） 索柯洛夫斯基
- 對德和約中的德國政治問題 梅爾尼柯夫
- 恩斯特・貝文（國際人物畫象） W・華西列夫斯卡
- 戰後蘇聯經濟的繁榮 弗羅洛夫

蘇聯醫學

第三年第十二期 業已出版

- 配尼西靈療法之目前狀態
- 內科臨床學中之細胞學診斷
- 實驗上Cruz氏裂錐蟲形蟲對惡心腫瘤之作用
- 絲狀Cruz氏裂錐蟲形蟲內毒素後惡性腫瘤之細胞學及組織學變化論同歸然之治療方針
- 論病理學材料中所見BCG菌苗對於兒童結核性病變類度之影響
- 莫斯科各託兒所中實施百日咳防治對策之效率
- 日本腦炎之研究
- 論婦女個人衛生之設置
- 一種新抗生劑——Colfistatin
- 新近蘇聯醫學進步概況

教授俄文

請函貝當路三〇五號內七十二號或電七六四九〇接洽

本社新書：

蘇聯對外政策卅年

N・羅賓斯坦著 潘光祖譯

定價八千元

甜美可口・常含有益

金嗓子保喉片

口腔消毒 抗病傳染 喉咽各症 響亮嗓音

中西大藥房

福州路山東路口

信誼 SINE

消治龍藥膏

夏季熱癤 化膿潰爛 如用本品 迅速治愈

新婦女

第二十九期（每逢星期一出版）

戀愛的資格

玉英

前兩天報上有一段小新聞，一個烟紙店的學徒因爲愛上了一位少女，情場失意，三度自殺。這在自殺成風的上海自然是一件「無足重輕」的「小事」。小報上不會報導，社會上也不會寄以同情的。然而有一張報上的標題則曰「店夥學徒侈談戀愛」，却使我看了以後滿身不舒服。

這一事件的經過很簡單，那個店夥不過是向一位並不愛他的少女求愛，遭到了拒絕，他一未持槍威嚇，二未意圖强姦，服毒自殺，是自己的意志薄弱，也不會害了別人。除了干犯了內政部公布的「嚴禁自殺」的通令以外，他並不會觸及「法網」中的任何一條。然而在記者的筆下却發現了他另一不該，即不該「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以店夥而「侈談戀愛」。這很使我懷疑，怎樣的人物才有戀愛的資格，而身爲店夥，要談戀愛，就活該吃來沙爾死掉不成？

「保障人權」現在不大入耳了。然而如果想活下去，人權是還得要保障一下的。我想，戀愛大約也是天賦人權的一種罷？求愛似乎還不應該加以限制，自然，對方的接受與否也是自由的。總不見得只有擁有饅頭，塗雪花膏，口唱洋歌的少爺才有戀愛的資格罷？這裏，記者先生的筆下不免失於激動了。

其實，「侈談」…的事情也不是沒有的。比方說，要想從隔壁的富翁那兒分潤一點施捨，便不惜賣身投靠，去拜過房爺，連自己的小老婆都送上門去。這才是標準的「侈談」，也就是所謂「妄想」，「癩蝦蟆的夢」，不過在這一般人看來却又是應該的。一點也不奇怪。

這世界眞是怪得很！

生產前後

甄刃

去年五月中旬，經期忽然停止了，「不要是有孕了吧？」當時我就這樣猜想。我和阿桂結婚了兩年，起初，我們都覺得不需要孩子，因爲我們都靠做工來活命的，萬一生了孩子，生活就要發生問題。

但是婚後一年，我的心開始動搖了，時常想生一個孩子多好，尤其在撒嬌以後，對孩子的渴求，更强烈了。看到隔壁伍家的那個小東西，多麼有趣好玩，他的那種天眞，就是一個最古板的人見了也會笑出聲來的。

我的丈夫是一個印刷工人，我在另外一家裝訂間做女工，我每月只能拿到十多萬，丈夫比我的薪水多一倍差點，家裏有一個瞎眼的婆婆和一個在八一三炸斷了兩隻腳的公公。我除了吃飯，要極儉省才可勉强維持婆婆一個人的生活；丈夫除了維持公公的生活外，有時還可添些家用衣物之類的東西。假使我生下孩子，丢了職業，不但婆婆的生活要推給丈夫，就是我和孩子的負担也要加到丈夫的肩上，這樣，叫他一個人每月拿二十幾萬的薪水，怎能維持這個重累的家庭？

本來，公公婆婆的手腳都健全的話，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不幸他倆老都患了不治的殘疾，平時的生活，也需要別人照顧，所以在他們身上一點也沒有希望。

在懷孕的最初三個月，我的思想是非常可笑的。有時我覺得自己月經不來，祇是一種病態上的變化，有時想着了孩子，希望這就是受了孕了。

前些時候，心情倒還安定些，因爲那時還沒有確定是否有孩子，三個月以後可不行了，肚子除了起來，不用再懷疑，孩子是在肚子裏生長了，生活問題整日整夜地纏在我心頭，像一柄鐵鉗鉗住了我的心，一點也不肯放鬆。我開始長期的失眠，看看爲了一天的辛勞熟睡在身旁的丈夫，我忍不住哭泣了。

近來，我時常和丈夫吵架，同他商量了幾次，他總是說：「生下了再講吧」。好像全沒有心事。我還怪他這種男人最沒有用，只會做死工，別的法子什麼都想不出，可是，他不說一句，低着頭走開了，但仔細一想我又怪他，丈夫祇是一個用雙手工作來生活的工人，他不會搶，不會偷，也不會做官，那裏有本領去撈更多的錢，而在現在這樣一個滿佈恐慌的世界裏，工人，就是能拿到這一點可憐的報酬已算萬幸了。

有一次我和同事鳳姐提起孩子的事，她叫我去托兒所問問，結果問了三家，二家專收三歲以上的兒童，能走路能自己大小便；只有一家才收嬰兒，但也要五個月以上的才收，費用都在二十到卅萬之間。這經濟條件上我也不够，算白跑了一趟。

最後還是自己想出了一個辦法，比較切合實際，那就是打胎，就一連跑了幾家醫院，都被拒絕，原來打胎是犯法的，後來找到在弄堂裏的一家小醫院，總算答應了我的要求，可是一講價錢，連一切手續費在內共要百廿萬，像一盆冷水澆在我頭上，我不禁戰慄起來，這個數目太大了，我想都沒有想到。

那天回到家裏躺在床上，想來想去覺得現在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在小產上了，雖然小產是危險的。

我的精神一天天衰頹下來，早上簡直吃力得爬不起，工作時常常頭昏或腰痠，有時坐也不能，立也不好，巴不得能馬上躺下去。起初還可勉强趕到工作標準數，後來漸漸地感到支撑不下了，多謝鳳姐她們的好意，叫我做不動少做點，不足的數目由她們幾位姊妹幫着我做。

十一月起，廠裏因爲生意不好，有的說到陽歷年底關門，有的說要大批的裁人，我本來預備把工作拖到產期，能多做一天好一天，但現在，難道連這個希望也隨了嗎？

那是十二月二十八日，一進廠就有人叫我到工務股去，我頓時一怔，心也跟着卜卜地跳起來，我預感到不幸的事就要發生了。

工務長王先生坐在對窗的寫字檯裏，看着攤在台上的一張單子，不時地撥着算盤，我一看就明白了，那是在算我的工錢了。

他一見我，笑了笑，推開算盤，就在抽屜裏拿出一束鈔票，轉過頭來對我說：

「現在，廠裏把你留職停薪，這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十月以後，廠裏一點生活都沒有接到，日後能否維持下去，還是一個問題，我知道你平時工作成績很好，不過你現在肚子也大了，趁此停一個時期，或者你産後廠裏又接到了生意，那時再通知你好了，借裏除了本月份工錢外，還多給你半個月。……」

這樣我就開始失業了。

不過我的心好像反而安靜了些，那天回去却睡了個好覺，醒來丈夫已回來了，接着鳳姐她們也來看我，她們說了許多安慰我的話，叫我千萬要當心自己的身體，她們並答應給我弄點錢到生產時用，鳳姐說：「我們都是做工的工人，手頭也都沒有錢，一直過着窮日子，對各人的痛苦都很明白，在這個人吃人的世界上，我們窮人之間要像兄弟一樣的好，誰有了難，來應該大家幫助，不然，我們窮人更苦了。那些有錢人是看都不看我們一眼的。」

在以後的那些日子裏，我的心緒的確安靜多了，對於未來的不可想像的生活，也覺得並不十分重要了，眞像鳳姐所說一樣：「你担憂了也不會馬上有工作，反而糟塌了自己的身體，因爲現在的社會本來不叫窮人活命，你愁死了也就是白死，還是冷靜點，把社會上的醜惡認清楚，然後用力消滅它。」

但我對孩子的誕生期待得更殷切了，我開始日以繼夜焦慮地期待着，有時肚子忽然動起來，我以爲要生了，又驚又喜的情緒馬上佔領了我整個的心，但隔了半天或一二天，這擾動突然停止了，隨後腰間就一陣緊一陣驚似地痠痛起來，這種動作繼續了很久，好像孩子故意在開我的玩笑，一回想出來，一回卻又一動不動地躲在裏面，不給我一點回音，我多麼地焦急呀！

今年二月初，我終於生產了。在許多親切的同事們援助下，我安全地度過了產期，我靠在背後的被頭上望着身旁的孩子，終於鬆了一口氣。

可是不幸的事情，又接踵而來，還是離孩子滿月的前一天，一早鳳姐等買了些東西來，預備明天痛痛快快吃一頓，丈夫也高高興興地老早就去上工，今天也是他廠裏發薪的日子，他還說回來時給孩子買套新衣。

飯後不久，像一個喝醉了的酒鬼，丈夫帶着失神的面孔，狼倉地跑進來，等不及我問他，他就告訴我，廠裏已封閉了，經理先生不知被抓到那裏去了，有幾個去結算的同事也失蹤了，他做了半個月，空着手回來，他也失業了。

我疑心自己是在做夢，天下那有這樣不幸而湊巧的事。我揉了一下眼睛，看看前面立着的確是丈夫，孩子也在懷裏……我痛哭了。

蘇聯各民族的婦女解放（下）

王奇

解除面幕在東部蘇維埃各民族並曾經過若干流血犧牲，一九二四年，有許多部落的婦女以「打倒面幕」爲標語。范妮娜：海萊在「蘇聯東方的婦女」一書中，這樣說：「羣衆運動展開的非常之快，像颶風一般捲過中亞，在布哈拉，婦女們爲了反面幕運動組織起來，要求政府以法令禁止面幕，並在大街上公開剝下富人家女子的面幕，或是闖進結婚以及其他宴會中，把那些値錢的面幕一骨腦兒拿走，一火焚之，要不就捐給窮苦的人作衣服。」

當然，守舊的，正統的敎徒們要反對此種運動，牧師們甚至說，不戴面幕一定入地獄，又把許多現象，如旱災，地震等都解作上帝對此事的示儆，而最可怕的辦法就是强力威脅和謀殺。若干女子爲此犧牲，在中亞，不下五百個拋棄了面幕的人被丈夫或其他暴徒打死，死亡最多的是土爾克門，較少的是吉爾吉斯。因此，許多意志薄弱的女子屈服了，已經丢了面幕的又强迫着戴起來，可是時代終於是變了，有蘇俄的强大革命力量作後盾，她們到底獲得最後勝利。這一次對德戰爭，女子也參加了防衛戰，更使他們的「廢幕運動」大獲成功，今日在蘇維埃的回敎徒，戴面幕的女子幾乎已經絕迹了。

蘇聯各少數民族的經濟改善是非常有助於婦女解放的。顯然的，如果她們不得到徹底解放，就不可能參加新興工業及集體農場的生產工作。至於買賣婚姻，因爲大地主的消滅，私人生活都變成集體化，自然不會再有人出來買若干個女子爲妻。同時，女子也得到與男子同等的土地、水道。（在中亞，因天旱關係，水道極爲重要）還有許多寡婦及未婚婦女，也都組織在一起，實行農業生產的互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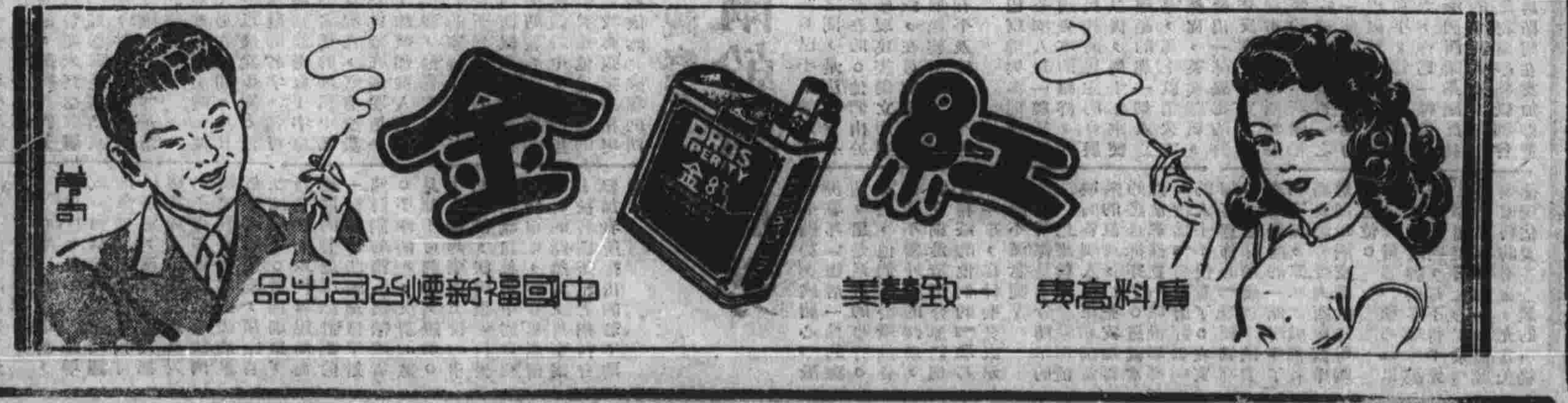
最足以代表婦女解放成功的標記，算女子的參政，這在帝俄時代是絕無僅有的。一九三七年，全國各民族蘇維埃有一百十二名婦女當選代表，在全聯邦蘇維埃中，數目更多。（蘇聯的「最高蘇維埃」由「各民族蘇維埃」及「全聯邦蘇維埃」合組而成，前者由各邦分選代表，後者全國總選）在出席最高蘇維埃時，各聯邦共和國的女子議員計八四八名，各自治共和國的議員爲五七八名，其數字顯不在少。

政府，各邦政府以及市鎮蘇維埃中，也有多數女職員執行重要職務，例如巴克台古爾・阿爾台巴依瓦，土爾克門共和國的輕工業人民委員長，本是裏海附近一個小村鎮的人，十歲時爲織毯工人，十三歲時，被賣給一個漁夫爲妻，十六歲時，已爲母親，這時，他丈夫另外買了一個妻子，開始對巴克台古爾加以虐待，革命後，她就逃走了，並且自動脫棄了面幕。她到了克拉斯諾伏斯克一個肥皂工廠作助手，並進夜校，學習讀和寫。他述說這一時期的生活道：「我簡直從新作了一個人」。以後，她到一個幼稚園作敎師，並辦理給文盲識字的網民學校，專收不識字的女子。最後，他當選爲地毯業工會的主席，因之被任爲輕工業委員會委員長，且被選爲出席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總之，因爲蘇聯全國的進步，使國內各聯邦的少數民族，也受到很大的益處。在文化，知識，技術，科學能力，政治能力各方面皆能够有長足進步，以參加全蘇的生產及政治工作。全蘇的少數民族，已寬和拉夫族的俄羅斯人無何上下，這種提攜弱小民族的辦法，尤其是女子解放這一方面，是全世界應當取法的。

本文取材於美國 Coliss Lamont「蘇聯的民族」一書中之一章。Lamont現任哈佛大學教授。——譯者附誌（完）

退稿待領

以下文稿請赴吳江路六十號本報營業部領取：

- 談守節
- 這一期的「現代婦女」
- 胡世俊
- 窮門寡婦
- 怒吼吧
- 對薇丹桂自殺的感想
- 我被騙了三個星期
- 包身工
- 新女性之重要任務
- 生活在封建籠罩下的皖南婦女
- 戀愛的探討